



02111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閩上杭

邱壽穗

實亭撰著



嘉棟

弟

春校

嘉樞

書

與毛會侯先生書

憶穗為童子時。即知東南有毛先生。名噪文壇。自所傳誦。闡墨房牘外。又獨以古文辭彪炳海內。士大夫欲藉其文以傳者。奔走造請。如不及。蓋私心向往者久之。壯而事諸城李漁村先生。讀其文十年。先生之名。雜見簡牘中。又感其貞女墜樓吞金之遺烈。益忻慕先生之為人。願一執鞭。不可得。今年春。南宮被放。刻日告歸。偶過宗人薪噉兄齋頭。從廢簾中。搜得大集三數卷。謂先生亦在此。私心躍躍。亟奉歸挑燈讀之。終宵三復。不能寐。怪其外秘。先生踪跡。弗一言。凌晨。遂肅衣冠。詣行臺上謁。並以先君子墓表為請。幸先生竟不辱而許之。因竊念古之欲見大人君子者。或抵潮而從昌黎。或渡海而訪東坡。甚者至負轡車前。負春廡下。以求親近。蓋其遇之難也如此。其執禮之恭且勤也。又如此。今穗想望先生之人文於二十年之前。而會先

生之來此也。上之不能千里命駕。委曲求通。次又不能贄一物宿一齊。以待先容者之達其誠。而乃敢望門投刺。越次歷階。率然執其先人之銘狀。拱手而上之先生。先生卽廣大不我拒。其獨無媿且懼於中乎。雖三尺童子有不笑其狂僭而無禮者乎。中夜以思。汗淫淫竟趾矣。然穗終有所不能自己。而急欲圖先生之一晤者。其亦有說。杜工部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穗幸與先生生同時。居同方。而又有筆墨可以相往來。卽造物未假以良緣。猶不能禁吾精神意氣。終不一接於先生。况以萬里遊子。落魄天涯。束裝有期。萍踪易散。而寓舍之相距。曾不踰數武。而近不以此時蚤自結於左右。以遂其二十年掃門之夙願。而尚何待耶。嗟乎。以人文宗匠如先生。而後生小子。方當請罪通辭之始。謂宜如何惶慚。如何鄭重。而又忽敢布其疎狂無忌。憚之言。至於累牘。而不知自止者。亦自以先德易湮。大賢難遇。所恃先生之廣大。或者憐其無成。終不靳而賜之一言。則真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也。其又焉用此區區無益之小數爲哉。抑觀片羽者。未嘗不想吉光。窺一斑者。未嘗不思全豹。先生大刻。僅從家兄所流覽其半。又以歸期已迫。匆匆付還。恨不得全集而暢讀之。想先生衣被後學之盛心。其亦何惜傾笥惠教。以慰二十年饑渴之懷乎。至

於先君子墓表。一聽先生興會所屬。遲速都不敢必。願終有以賜之。付舍親靜海署中寄到。幸甚。公郎先生未獲通名。不敢專候。幸惟鑒原拙文。冗不可致。謹以舊刻二冊附呈。大率皆少年無知之作。和疑鏤版之誚。荆川無耻之譏。知所不免。亦望先生以一字爲指南。從此勉學未晚也。惠風和暢。去掉日遙。臨函悚切。不勝皈依。

說得私心。向往處津津然。其不放倒自家。尤覺竒崛可

喜

陳集斯

與溫陵何禮宗年兄書

邱嘉穗

疎逃芝眉。忽復一紀。雲山縹緲。音驛荒涼。未審何時始得聚首談心。一傾十餘年鬱積也。祇念老年世兄宿學通才。定以今秋飛騰北上。想握晤之期。當亦匪遙耳。弟十年來。南北往還。兼迫家務。浮沉流俗中。碌碌無一善狀。可爲知已道者。竊以隱約日久。自審富貴有命。功名亦必待時會。而後成。類非人謀之所能及。而惟古人之實學。不講不傳。則有不能一日而釋諸其懷者也。夫古人之所謂實學者。以性命行其經濟而已矣。性命之說微而難窺。自孔孟程朱而下。極力闡明。已無餘蘊。雖使學者日取遺經。反覆體驗。猶恐其察之不精。而守之不固。復何敢輕置一辭於其間。而獨至時務之要。措施之方。往往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便於此而反不甚便於彼者。非藉畱心經濟之士。相與兼綜條貫。隨其時勢之所宜。斟酌而變通之。斷不足以適當世之用。而所爲性命之真。亦終不得盡見。故閉戶讀書。必以此自矢。而後有傳文。出門而取友。亦必以此相規誨。而後得其可傳之人。且夫讀書而志在性命經濟。不獨出而仕者有實用也。雖以日用常行之間。接一人處一事。猶必有深思遠慮。足以寡過而全身。而况其施於家鄉者。不更有如周官所謂孝友睦婣敬敏任恤之可書乎。取友

而志在性命經濟亦不必道明德備之儒而後爲可師也。世固有一才一藝椎魯而無文。貪詐勇悍而不可近者。而苟能結其歡心。制其死命。大之可恃爲緩急。小之亦可以寄耳目而代馳驅。以視酒食遊戲之徒。侈言聲氣而落阱下石者。其得力迥不侔矣。伏惟老年世兄淵源家學。胚胎前光。自少以古人之實學爲期。而慨然有志於當世。想別來十數載。所讀之書益富。所取之友益多。必自有窮性命兼經濟之絕識。竒才足以創經國之大業。而垂不朽之盛事者。恨不得千里命駕。造廬請益。一一誦其文。接其人。以爲快。弟邇年妄有論著。又思擬爲奏狀告條各數十道。其篇目頗倣蘇氏父子。而別出論議。以相補救。他文亦多準是。所恨聰明不逮。少時識力短且淺。而又苦爲俗冗所阻。雖欲涉獵經史。且輾轉不得竟。而旋復遺忘。加以窮鄉下邑。聞見寡陋。曾不得一二同志如吾年世兄者。爲之提撕。以砭其偏。而教其所不足。其於古人性命經濟傳文傳人之實學。蓋亦粗有志焉。而真莫能逮也。惟願老年世兄。旦晚高鶩。讀中秘書。而弟亦將以冬間逐步後塵。攜十餘年積稿。一就正於有道之前。爲我痛刪而明示之。然後退而讀書。取友。以益求其所未至。雖使畢世窮賤。不得一與於富貴功名之列。亦可以償其生平之素志。而無所復憾於

古之人矣。不識高明且復以爲何如哉。小詩奉懷。并祈郢
削舍弟行迫。匆匆道意。諒知已或不訝其迂疎。而終有以
教之。不宣。

皆深心閱歷語。知素所蓄積。不讓古人久矣。雖茅順甫
以序記書爲韓公崛起門戶草堂。此等我亦愛之。不忍
釋手。○讀書取友二者皆不可少。不讀書何以取友。不
取友何以爲真讀書。箇中人自與淺丈夫莖楹大別。
徐果
亭先生

涼秋薦爽，窻戶蕭然，輒想臥龍山下，牙籤插架，氍毹悠悠，人如秋水，筆湛露華者，先生真與黎大叅旗鼓相當也。方今海內以古文辭自命者，無慮數百家，高之則遁於秦漢，次亦託於唐宋八大家，而其下者，乃或飾以六朝綺靡之習，創爲晚宋險僻之體，甚至里語方言，禪經坊曲，無不竄入文字，未有陶冶古今，斟酌盡善，不屑分門別戶，而自成一家言者也。惟黎大叅之文，性靈豁暢，學問淹通，開闔照應，神法逼古，有李寒支先生之奇峭，而出之雍容，有彭躬菴先生之高古，而出之流宕，想其結撰，故是一代宗工，不

獨爲吾郡風氣開先而已。竊嘗服膺者久之，今先生又以奇峭高古之文爲吾郡主盟，使經生學士雖生於荒寒之境，溺於俗陋之學，猶知有古文辭之不亾者，實賴二公提倡力也。蓋先生與大叅之文，皆所謂不立門戶而成一家言者，穗知擬之爲秦漢爲唐宋，而先生與大叅總皆不屑也要自成其爲。林子黎子之文而已矣。春間入郡，承惠尊刻，粘壁流覽，令人塵胃頓洗，恨不得全集而快讀之。所諾家君壽章，倘已草就，希卽頒賜，他日更得附大集中，以傳不朽。家君固已八千歲爲春秋矣，一筵奉懷，伏惟叱而教之，幸甚。因舍弟風便，附候興居，臨楮神飛，不勝遙企。

與翁明府蔣叅戎論洞寇書

邱嘉穗

邇來地方小警仰荷老

父鎮

臺平定安輯綽有成謀穗叨託

宇下將與父老子弟共沐絃誦而享金湯幸甚幸甚但以
做鄉任事乏人奉公無術曾不能推廣兩臺之德而力行
之以致境上洶洶猶未知稅駕之何所是敢陳其顛末力

贊兩臺之令諭而反覆推究其所以然者俾得蚤賜嚴飭
着實奉行上以邇 朝廷之聲靈下以解民生之困阨不

勝大願伏惟垂仁採納焉竊惟來蘇三鄉孤懸天末不幸
復界閩粵間西接武 之 洞南鄰 鄉之松 洞無深

溝高壘以爲之限有幽崖叢箐以爲之巢其二洞群不逞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八

之徒倚爲窟穴游奕往來耽耽視來蘇如竒貨者蓋匪朝

伊夕矣會日者秋收頗歉穀價上騰加以贛米弗來潮米
莫上貧民半菽不飽并日而炊於是二洞之亾命爲雄者

至敢陰行招納之私大肆攻掠之慘一呼百應四方騷

沿鄉之民枕戈待旦較之

本朝定鼎之初耿逆寅卯

變之

乘機竊發者其猖獗爲尤甚如前日劫上地之某家及新
坊鄭氏之殺歿三人亦可畏已亦可哀已顧嘗爲地方計

之二洞之寇雖曰實繁有徒不過么膺小醜嘯聚作逆非
若明季大盜之桀驁難制也卽前月明火持仗害命劫財

亦第出於窮鄉細民之所不意而掩其無備又非有乘勝

長驅之勢不可遏絕也而吾鄉之爲練長者方且惴惴如臨大敵今日議糧餉明日議硝磺夜則伏塘架路晝則偵謀瞭堠曾不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洞寇又已赫然臨界上問率一二鄉兵荷戈而逐之而衣不做飢食不果腹鉛刀莫割釜甲烏有一旦驅之格鬪則骨驚肉飛百無一人色粹有灰傷誰可告訴往往聞銃砲而戰慄臨矢石而奔潰而其三界村民畏賊勢熾又多與之接濟來若爲逸去若爲護前後皆彼奸細聲息動相應援在爲練長者方設一計自謂鬼神莫測而不知稍一動色彼已不脛而傳望風先遁遂使此寇縱橫出沒儼然以夜郎扶餘自大卒未有以此聞諸當道而爲之扼其負隅制其走險者吁以方今太平全盛之世而狐鼠登壇一至於此而其所以爲備禦之計者又如彼其疎也何其無策之甚而反爲盜賊所竊笑哉獨不思前日老父臺嘗有申飭保甲之令乎獨不思昨日老鎮臺又嘗有遣兵屯戍之諭乎此二議者皆至當不可易而敝鄉練長諸人迄未聞有所奉行是兩臺實有保境安民之深心實有除奸剷暴之遠略而敝鄉諸人不能恪守規畫奉揚威武以痛斷其根株滅此而後朝食也雖復勞勞焉日以稱干比戈邊疆捍衛爲已任其亦何補之與有竊謂爲今之計莫若力行二議移會武平程鄉

地方官先嚴保甲之法著令約地家長旬月供結一人從賊一家連坐一家窩容一鄉連坐有作勾引告密倡亂者誅無赦明知爲賊踪跡有據而鄉鄰不卽首捕者與賊同律而因會三縣文武吏相視閩粵界上有瀨田茅坪羅地等處實爲我之門戶賊之咽喉宜倣礮前河頭二城遺意築一土堡增宿精兵數十人遣把總官一員領之以戍其地其工費糧草亦應酌議勻辦四鄉使之平居聯柵寨修烽燧謹間諜懸賞格萬一有警則檄鄉兵之自爲守者互相聲援犄角而進庶幾哉奸宄無所容緩急有所恃而不至以兩臺餉甲遣戍之美意徒爲練長奉行之空文而已

也抑嘗聞之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夫二洞之寇亦人也誰無父母誰無妻子何至以其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甘自蹈於不測之灰地而莫之顧而其所以貪昧凶殘至於如此其極者豈皆其本心所欲哉誠見夫年荒米貴平時汀潮兩地所仰給於西江諸郡縣者近則皆禁絕不甚通非鄰封有過糴之謀卽當事者之過慮不許販出境外而皆必給票盤驗以使之嗷嗷望哺卒不可得枵腹難堪呼籲無門旣不敢擅發河東之粟復誰能代繪監門之圖彼以爲灰於饑也與灰於盜也等一灰也與其捐瘠溝中而長爲白骨之鬼也何如遊魂釜底而暫作綠林之豪

也是以奮袂攘臂不得已而出於此所仗兩臺爲全杭保障既已移會餉甲遣戍以制其死命而卽以招商放米之議復申上憲少寬禁網或併請以陳易新將現貯倉穀減價發糶而轉糶江右以還之倉俾良民之未爲盜者得以自謀卒歲而盜知食足亦不至出其劫掠之餘盡呼其類而誘之去則二洞之寇豈惟平之抑且將絕之矣否則計自今冬以逮來年五六月其爲荒之日尚長而晚稻所收無幾又多不堪寓目長此不已復將何底興言及此實可寒心嗟夫天下事莫不有其幾焉凡幾之所伏其始也常如在厝火未燃之時而每以徙薪不早漸且燎原遂馴至

於焦頭爛額之勢而不可撲滅是固愚者之所恃以無憂惰者之所偷以爲安而一二見微知著剛明果斷之士未嘗不爲之發憤而三嘆也今敝鄉雖僻處閩粵邊徼而其動靜治亂之幾實乃兩省之安危繫焉者遠不具述卽如近年程鄉之張秤鍾兩破永定武平之古端周楨剽掠三省以及武之朱學晦杭之鄭德敬糾粵人而作難皆以草竊小寇而敢逆命吏之旗行動王師之征討幸而當事者沉謀迅發協師武臣力驅而遠之促而殪之向使日久變生兵連禍結畱一螳之穴以潰千丈之堤其患尚忍言哉伏惟老

而荷勦撫之任沉幾觀變不動聲色而奠三邑兩省於磐石之安其必有以處此者固無俟書生之越俎而謀耳嘉穗嵩目桑梓空抱杞憂瞻拜下風祇增慙悚臨函無任望光待命之至

慷慨經營而出以風發泉流之勢覺與歐蘇諸書疏相去不遠其碩畫則經濟之才而仁心卽性命之學也士必有此乃稱作家

徐章仲夫子

長至前二日拜讀手教並接珂里課文二百餘卷瞪目注視驚喜不定已而焚香朗誦觸目琳琅竊以嘆貴鄉人文之盛而老年兄二三君子主持風會之功爲不可沒也惟是弟於舉業一道本無所知加以下第南旋舟車磅礴應酬牽率筆硯益荒落秋間偶爲故人所強得閱漳浦龍巖兩邑童子卷鹵莽滅裂實媿厥心自是不復抵齒文字外矣不謂老年兄誤採虛聲乃復寄課文見示聞命慚駭繼以感激心識顛倒不知所爲強顏點讀以塞尊諭甚非所以奉令而承教也又竊自念交淺言深古人所戒弟於老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七

年兄與貴鄉諸友曾未一謀面而遽辱高誼問道於孤竹之駑馬辭之則不敢受之則不能過直則得罪諸友不直則又失信於老年兄以是且悔且恐錯愕不自得者久之雖然老年兄與諸友之知我也則至矣老年兄高才絕學不耻下交雖以言微人輕如弟者猶辱收之其接人也甚周弟自度最爲淺陋而貴鄉人士皆彬彬質有其文顧不鄙而睚就弟其取人也甚恕弟幸生同時居同地仰慕貴鄉文風有口雖有筆硯可通率慙慙不敢自致而老年兄與諸友獨爲先施其待人也甚摯而有禮是三者皆古聲氣中大賢之所爲子瞻不能得之於伊川東鄉不能得之

於臥子而弟幸而遭逢其盛也何敢不竭其愚忠以自效
於大君子之前乎若夫評騰之僭妄儀文之愆疎俟異日
親造貴鄉負荆請罪而老年兄與諸友亦當以其無知而
矜宥之幸甚拙集二冊附呈博粲臨言不莊曷勝遙企

接人取人待人三柱却說得風雨變幻莫測

陸義山夫子

夏杪榮行弟以遠出畿南竟不及唱渭城三疊爲別每憶京華載酒數相過從時已不能無聚散離合之感聞復從尊岳令舅老先生所訪舊言懷尤深耿耿小春旣望貴紀綱抵都忽接手教並傳新政大示不惟臺沼禽魚自適其適抑且除陋規興文教使西土士民莫不爭自濯磨喁喁向化弟不勝手額相慶旦晚超擢豈待爲年長兄遙祝惟是導引之術弟舊遊秦中得讀塾屋李先生口授運氣訣一書雖稍涉老氏實爲吾輩守身守官之要近又聞崑山徐夫子亦復力行此道曾於去冬見其鬚髮容貌倍勝昔年用是頗自私淑久懷一得之見欲爲知己者一道衷曲復以年長兄方將勤勞王事出入戴星而疎拙如弟亦且心知之而不能行其又焉用此迂濶不入耳之言爲今讀來翰知榮蒞以來非直不鄙此邦之爲僻遠而優游琴釣志趣悠然若深有所自得者乃敢追理前說削牘補陳以當野芹之獻幸高明少垂鑒焉蓋弟嘗閱道家內外言十數編反覆沉潛丹黃成誦而撮其大旨內則以存養精神爲靜功外則以流通血脉爲動功而已何言之夫精神之所以耗者由於心腎之不交水火之不濟也嘗聞先君子仁菴公之言曰老子虛其心實其腹二語足蔽萬卷丹

經寡思慮以息心火則虛屏嗜慾以養腎水則實修鍊家
坎離龍虎鉛汞諸說胥出於此今夫人之一心茫無所知
而外物遷之非追憶既往之恩讐而徒思其智之所不及
卽期必未來之富貴而欲強其力之所難成暨乎事至當
前可以順理而應而反以三思起惑猶豫不決甚者遂至
閒情妄想交熾於中語言夢寐爲之失常此則心火之所
以上炎而不能下濟乎腎水也人之一身腎實爲生生之
本卽在壯盛時猶宜深知轉節乃無後患况吾輩皆迫五
十始衰之年光陰有限頭顱可知而猶爲聲色所惑溺也
豈不可哀近見二三友人讀書談道見地甚明而義理之

心終不勝其嗜慾之累或荒女色於內而眷戀不怠或好
男寵於外而溺愛難割卒皆以此而殞厥身其或攻苦時
文忘飡廢寢經營家計竭力勞形中宵欹枕注想冶容邪
緣一奏時復中之雖號素健者亦且佗傺無聊頓成羸疾
此則腎水之所以下泄而不能上濟乎心火也今我輩治
心修身縱未能如聖賢之存誠謹獨亦當痛戒前二者之
弊每日以一炷香久默坐宴息空諸所有用佛老語視鼻
端白數息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庶幾無咎無悔而長
年可必也所謂內以存養精神爲靜功者如此若夫流通
血脉之動功則又有數十百說大率擇其可信者而行之

亦不過片時可了。其下手之訣，每日清晨披衣在床，閉目盤坐，暗轉雙睛，叩齒十數，均調呼吸，吐故納新，嚙漱玉泉，汨然吞下，隨以兩手摩熱，先熨兩眼，次擦面鼻，仍筌左右耳根數遍，因鳴天鼓，叉手托天，將通身乾浴，復轉頸，扭肩，左右手作開弓狀，更摩丹田，向背後擦內腎，交拳反搥臂，膊腰背，及摩夾脊骨，更擦足心湧泉穴，或按膝，捩身，低頭，扳足，鈎在膝上，然後徐起下床，握固兩拳，足前踏，手後擺，并立定一足，灑腿各七次，紐足行二次，至食後，仰面三呵，徐行百餘步，摩脇胸腹肚，再依前功行一回，午飯後亦然，要之不拘子午，卽日中稍開，夜間未寢，皆可按法推廣而

行。凡暴怒傷氣，損力等事，無不戒。凡搔首漱齒，濯足避風，寒暑濕等事，無不爲。當存此意，雖復居官繁冗，亦足遣除俗累，而近於志仁無惡之義。凡此皆動功之在外者，亦卽與靜功相表裏耳。他如服食之說，不免多岐，第取方書對症之藥物，而用其確有成效者，亦足以却病而延齡矣。如其妄信方士，鍊丹採戰，而曰神僊可得，是又儒者所不道也。豈不誤歟。昔歐陽公深闢異端，獨刪正黃庭一經，而朱子亦嘗註叅同契陰符經，以示後人，豈以千古大賢而崇信雜學，實以天地之間人爲貴，而吾生此身，乃父母之所遺也。妻若子之所賴也。宗族親友之所託也。上自朝廷，下

及民物之所繫而屬也。其敢不以守身爲守官之本乎哉。弟竊自念掣選當前，才能不逮，又恐處繁劇之邑，或不得專力爲此。惟年長兄以福人而居福地，敷政優優，既可坐而待遷，而又有臺沼禽魚之樂，足以爲資。正當爲國自玉，從事導引，近訪塾屋先生之口訣，遠接崑山夫子之心傳，以慰相知者之望，諒不以弟言爲迂濶而吐棄之也。雲山萬里會，合何年。臨風遐企，千萬珍重。

虛心實腹，水火交濟等語，真得守身秘旨。有志衛生者，

俱當書諸座右。

弟嘉樞識

伏審年來道駕數出不遠數千里東西遊走皆以先世未葬故雖免喪既久而猶減夕殮不續絃者數年此年世兄至性過人處也又性愜爽不可羈雖酷貧於朋友往來不廢酒炙餽遺諸禮記向日共舟車亦時見有掩骼放生一二事遇沿道乞者未嘗不捐金錢應之此年世兄厚德過人處也二者皆古人之道今世薄俗所不講賢人君子終身勉焉而不能逮者而吾年世兄行之無倦色亦無名心非夫至誠惻怛出於中情之所不容已者其何能以及此而穗獨於此倍有感者竊以爲至性所以親親也本也厚德所以仁民而愛物也未也既有本末之別自有先後之宜不察乎此而雜然並應非必至於倒行逆施而毫釐之差此急而緩彼緩而急已有潛移其本末先後之序而不自知者墨子以兼愛釋氏以慈悲而卒流爲二本無父之教率由是也敢獻其愚慮一相質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子非至不孝未有生而不顧父母之養者而父母之生也亦多能自致其養而無所藉於子之力其必有待於子而他人不得以旁貸焉者獨死而葬耳而葬又不容以姑待爲也先王制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雖喪服小記中亦有

三年而後葬之文而又必曰久而不葬王喪者不除服云云以速之葬夫豈故爲是偪促而不近情之論實以死者之魄必歸土而後卽安而其事專責之子子於生前不能葬其親而或遺之孫以奠克葬其祖旣恐先人之神靈久而不妥而人生危若朝露未可長恃水火盜賊動多不虞萬一不幸膝下貧弱遷延日久將遂至於暴露而莫能理事皆有不可知者此葬禮之所以必定其期也然葬又不可以苟且爲也古人之葬也以卜程子亦止避五患而近世則惟青烏家言是用夫青烏家言亦多拘而難信而其中或自有不可易之至理蓋東南卑下地氣實薄如水泉

螻蟻天烝地風之類何處無之雖屬後起之說其實視程

子所謂五患者爲尤切縱不爲子孫求福計亦所當慎而擇者所以朱子於家禮常聽後人之爲之而不復拘之以卜其改葬韋齋壙誌及譏山陵狀皆可考見至其遺命自葬也又不憚移柩數百里外尤足見其學之達權而非拘儒所能知也故葬雖定其期而善地實不易得則古禮亦有遲之久而不葬者矣豈得已哉遙想年世兄當此大事未襄之日奔走頻年心力交瘁旣踰葬期而善地又不可以猝得知其至性之鬱勃當復日甚一日弟每與敝汀人士言而痛之然嘗聞之舍弟曰蓋亦有可葬之地矣而葬

具又不敢少殺也。夫喪祭稱家之有無，自一棺戡身而外，毫末與死者不相干。苟有以葬之，雖不腆不備，無損於孝。而年世兄顧方承累世闕闕之後，即使省之又省，而一切灰石工築，所以爲堅厚久遠之計者，亦復不訾。將復何從而取給焉？竊謂欲襄大事，當自節其小者始。小者謂何？卽前所謂酒炙餽遺掩骼放生惠行乞之類是也。年世兄既有兩世未葬之喪，除仰事俯畜萬不得已外，卽一切暫從節省，人當不以爲怪。而其怪我之人，亦斷非知我之人，皆可以度外置之。必俟葬親畢有餘力，然後如前推解，而於平日之厚德，究亦何傷？况孔孟所謂仁民愛物者，常自惠

而不費，務乎其大而凡子貢之博施，子產之濟人，高柴之蔽於愚，齊宣之不知輕重長短，又概以爲不足與也乎？顧年世兄於此，非故急於小而緩於大也，以爲酒炙餽遺之類，皆瑣屑不足數，而一旦遽從而絕之，不惟無裨大事，而又徒失厚德耳。穗又以爲不然，蓋聞太山不擇尺土，以成其高，河海不捐細流，以就其深，天下事惟其以爲小而不足恤也，而後其大者終有所廢而不舉。昔夫子稱禹無可間，而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莫非儉於小者而專力以豐乎其大，而或問胡氏以爲禹痛絲功不就而殛厥，故損其服食居

處而不忍享天子之奉。至豐享祀華散冕。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其後賢者如會稽何子平。以母喪去官。屬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敗屋。或請爲修葺。子平以情事未申。終不肯改。會稽守蔡興宗甚加矜賞。爲營塚壙。亦猶行禹之志也。蓋古之孝子仁人。其堅苦刻勵。不惜忍小以就大者。類如此。今吾年世兄之滅夕殮。不續絃。以東西遊走也。固亦與君家子平不甚遠。而猶願其所以節小費者。必比於禹之飲食衣服宮室。所以襄大事者。又不必盡比於禹之致孝鬼神等事。則豈惟日積月累。寔窳易成。而今日之郡守亦將有如蔡興宗者。感其仁孝而爲之營塚壙焉。其於兩世未葬之喪。何有如年世兄猶復遲疑而不之信。則請置尺籍於此記。其每月酒炙之費幾何。餽遺之費幾何。掩骼放生。惠行乞之費。又幾何。俟至歲終覆而核之。其果不足以充營葬之用矣乎。抑亦月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一歲計之而不足。歲歲計之而有餘也。夫先世之大事。必不可以不襄。而一切小費。則猶在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間。其亦不待再計而決之矣。穗作此書時。方屬藁未定。舍弟見而笑曰。是奚足哉。何世兄非長貧賤者。不患葬無資也。穗應之曰。當今之世。卽使旦晚聯翩以

去其可取之盡銖鎰而用之若泥沙乎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吾姑盡言於此以俟其可受而已若謂何世兄驟貴而遂不可推此意以行之也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舍弟唯唯而退并聞一笑客歲辱書使穗爲先師傳穗實不能贊一辭因讀常觀察誌王鉞墓謂袞追叙遺烈亦門生表墓之禮其他以弟子誌其師者亦多蓋唐人有此例也乃敢援此作誌銘一篇另寫呈政雖掛漏之罪自知不免聊欲藉以報命終願吾師得速葬耳外有與梁君鼎文書露封一覽希交令兄尚老年兄緘寄爲妥所惠王司農書誤蒙獎借亦無緣便可投實切銘感餘情縷縷不盡所言

謝太史陳介石年伯書

邱嘉穗

憶前歲穗以選薦游都下得謁先生于木天伏荷教育如
親子姪方媿碌碌無以報拜別匆遽愈增馳仰去秋家兄
自京師還蒙賜書并所誤家父母壽言歡溢庭帷光生巖
壑賤父子何人乃于數千里外爲長者所垂注如此感悚
感悚家君生于僻壤浮沉學校中數十年落落無所遇雖
居鄉好行其德里人頗加敬愛而生平高識遠度坦然可
質天日者人固有所不盡知而家君亦深自貶損無務爲
崖岸表襮之行以求知于人也客歲春秋五十有一嘗痛
念父母不在忍復置斗酒自勞遂先期遁之名山鄉閭親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友暨四方士大夫釀金來爲壽者咸卻弗受僅令穗輩納
諸公詩文數十通而已時貴郡何信洲年伯在吾杭聞其
事嗟嘆以爲賢蓋家君恬退不求名如此乃今旣幸邀先
生巨筆爲之表章使生平隱德弗耀者皆得附託以傳不
朽卽家君淡然無求亦不禁有知我之嘆莊生所謂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舍先生之文其誰屬哉近世古文
一道濫不可言而于壽章爲尤甚其弊起于爲子孫者務
以虛文奉其親而誦揚率不以實雖以里巷間庸人皆得
假彩管製錦屏侈大其事以爲一時榮寵而當世所號能
文章之家亦且徇其子孫所欲得而漫爲夸毗之詞以應

之。以爲祝嘏之文。類然相欺以誣已。而相飾以誣人。蓋不待諛墓之文。而後爲可姍也。自其生前。而已習爲故事矣。伏惟先生。平日持論不苟。深嘆壽章之濫。以謂雖工不足傳。而屈抑爲家君作者。乃皆有實蹟。卓卓可信于鄉里。異乎世之相欺而相飾者。是可傳也已。昔黃叔度。終身闇然。無所爲。徒以郭有道一言。而古今猶且賢之。况家君事蹟。粗有可紀述。而又得今之有道爲引重。其足信。今而傳後也。何惑焉。家君未及奉書。謹以謝啓一幅上呈。而命小子達其區區如此。惟先生其鑒之。不宣。

鋒稜高亮極似長公

黎媿曾先生

僕前造貴署，敬叩先生講學宗旨，卽蒙大海總以此心爲權度一語，爾時倉卒奉對，謂聖學權度似當以心中所具之天理爲主，然後可以較輕重，定長短，而區區知覺運用之心，猶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不足以當之。先生雖不深斥其言，而亦未嘗稍加區別，以致慙慙奉教之意，尚有鬱結於中，而不能以驟白者，退而手大集讀之，所以警覺諸生者，不一而足，而皆不出心爲權度之旨，私竊自念，以爲聖學關係至重，而先生學有淵源，確具卓見，必欲窮源竟委，深加剖析，恐不免於近名好勝之私，若竟默默

置不復論，不惟棄教言於無用，而且使僕抱不決之疑，未知先生其竟容而外之乎？抑猶踵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失，而自以爲權度之至當也。是以忘其鄙固，一竟前說，幸少加垂察焉。夫講學以此心爲權度，此固陸王之學之精髓，而近日貴鄉王李二公，所以著書立說，而樹幟於壇坫者也。然而僕獨不附和其說，而樂與先生相質難者，非敢故爲立異，以犯當世之不韙，實以按之往古，驗之當今，皆有非耳目之所習，而不能不駭於其言，且深懼今之學士，讀心解學，髓諸書，悅其說之簡易，類不難武斷聖言，俯視一切，拙者變而爲清狂，巧者陷而之權譎，處則爲告

子之強制出則爲王半山之執拘不曉事其害將有不可
勝言也者蓋嘗思權度之論本出孟子所以告齊王者其
言曰物皆然心爲甚是明以此心爲猶同於衆物而必待
心中所具之天理爲之權度而後知其長短輕重也何能
遽以必待權度之物而卽可爲物權度耶竊以道之大原
出於天天之明命無時不流行於人間大而綱常小而食
息內而一身一家外而萬民萬物莫不各有當然不可易
之理以待人之博習而周通深造而自得而至於經史令
甲明師益友之屬則尤此理之散見於人心而不可誣者
要皆天命之懿而實於吾心乎備之者也是之謂真權度

今不先使此心受權度於天理之中而徒率其不學無術
之心以爲權度且援子靜六經註我陽明人心仲尼之說
囂囂然號召於天下曰人惟本此心以立之主而事事物
物之來皆可以惟吾意之所處而無所不得是猶舍懸衡
之平而欲以手揣其輕重舍絜矩之審而欲以目較其短
長也雖或幸而中焉亦不可爲訓已卽如一取與也取之
而不傷於廉與之而不傷於惠誠天理中之權度也而或
以吾之貪心而盡取以吾之吝心而不與其可謂之權度
乎一賞罰也以天下之所同好而賞之以天下之所同惡
而罰之誠天理中之權度也而或憑吾心之私喜以爲賞

憑吾心之私怒以爲罰其可謂之權度乎夫天理之在人
心誠不可昧而道不憑器則易差質不加學則易鈍非以
有心而悖之卽以無心而失之斷未有不格物而能致知
不集義而能養氣者舊聞吾汀總戎官新粉一室命畫史
李森圖百鱗遊江於其上李初不敢下筆精思累日至忘
寢食忽躍然曰吾得之矣亟命童子市茄一擔不擇大小
皆煮熟卽取茄雜投粉壁上隨復除去因視茄影點染作
鱗形綴以水草疎密橫斜錯綜盡致總戎瞿然稱善向使
率其胸臆草草命筆縱匠心經營豈能如是之工乃知人
性雖極靈巧亦必因其自然之迹而後能成其美卽區區
一繪事且然矣彼陸王之學乃欲屏去一切聞見粉本而
專恃此心以爲權度多見其陷於義外之非而不自知也
其不爲畫史所笑也者幾希客有難僕者曰天之賦人以
心也旣自有仁義禮智之性具足乎其中而其氣之至虛
至靈至剛至大又實稟陰陽五行之秀以生而超然獨異
於禽獸者安在此心之不可爲權度而必待安排擬議爲
也况聖賢教人主敬以存養此心行恕以擴充此心孰非
本此心爲權度者而顧欲求之於外乎僕應之曰唯唯否
否人之一心五常具足虛靈剛大事皆可爲循其性情之
正自足以爲權度固然性情之善雖同而氣質之稟各

異惟其有大聖人之資者人心卽爲道心乃能無少物欲之蔽而不假學問由仁義行其自大賢以下人心常危道心常微克念則聖固念則狂皆已不能無所安排擬議於其間加以道之無窮時地懸隔雖令大聖人坐而遙度亦不得而盡知盡能者不以其心觸之學問而何以爲功故稱堯者曰稽於衆舍己從人稱舜者曰好問好察執兩用中稱禹者曰聞善言則拜稱湯者曰從諫弗拂先民時若稱文王者曰望道未見不諫亦入稱孔子者曰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稱顏子者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下至蹇叔之休休有容樂正子之好善武侯之集衆思廣忠

益不可枚舉彼皆大聖大賢而猶不敢直以此心爲權度如是誠慎於危微之介聖狂之分故也今吾輩以下學冥頑之質而欲廢安排擬議之功未有一蹴而入於詖淫邪遁之教者尚何仁義禮智虛靈剛大之可言哉且聖賢之教人非不知仁義禮智之性同於天虛靈剛大之氣異於物而必以主敬行恕之方爲此心嚴立權度者正欲使學者於身世之間時時安排處處擬議以求爲至當不易之則其靜也存而養之而至於中者常有以涵動之所本其動也擴而充之而行於外者常有以見靜之所存蓋一動一靜皆必稟命於道心之正以爲權度而人心初無與

焉况道心云者謂心之虛靈剛大藏於中而其體之渾全實已統備乎仁義禮智之道仁義禮智之道雖散著於外而究其精微之妙用總不越乎虛靈剛大之一心而通之是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豈曰求之於外乎若不審其權度之合於道心與否而惟人心之是徇雖曰主敬不過如道家之存神養精自私自利雖曰行恕亦且如光武所謂恕已量主者不免相率而爲不肖之歸是則真告子義外之學而非復聖賢之所謂主敬行恕也矣伏惟先生文章之富風節之高久著時譽而又能以老成典型倡絕學於舉世不爲之日宜舍親盧先生所推爲空谷足音者惜親炙未幾匆匆告別追念晤言未蒙印可恐成西遊一不了公案以故不敢自外復論其所以然者而進之如有不合願賜教荅不宣

謝黎大叅媿曾先生書

印嘉穗

嘉穗頓首黎老先生閣下所呈拙集既蒙指教復得大序爲之弁冕媿非三都乃勞玄晏感謝感謝憶曩者藩海交誼穗失學遂已數載逮午未間文運驟更學者爭趨於古始日取周秦以來之文手抄口誦若爲時文計若不專爲時文計而所爲之文竟大與時戾卽小試亦輒不利親友長者見其如此皆相戒勿復讀而穗亦未嘗不顧而自疑也自是而後屈首制義屏古文而不敢觀者三年稍稍見售於時而其平時結習未忘終若有所慚憤而不自安者則仰而思曰古今文體製雖殊而其理與氣未嘗不一必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三

以前日不善學者自懲是所謂因噎而廢食也於是復私取古文服習不輟間以興會所屬輒著數篇自娛卒惴惴未敢出示人雖同學諸子亦無從而知之蓋其畏人非笑之心亦復如向日之自疑焉及隸諸生籍以試事入鄞江始得過學宮讀先生碑記並從人索大集覽之猛欲攜一冊就正左右又竊自念叅政之尊人文之望意當不可一世而窮鄉晚出之士所學無成乃欲汲汲而求通其間其能必先生之見取耶每啓篋檢閱輒懷疑慮而止已復自奮曰當今斯文宗匠莫如黎公假令見吾文而亦若鄉人之非笑焉是則真可非笑者也吾顧抱不決之疑何爲者

至客冬入郡乃敢聚其瑣言呈之記室以取進止亦未敢
必先生之終不吾棄耳何圖先生遽爾貶損手筆反覆開
示以勉其所不逮甚且不鄙而賜之序言穗方以此求當
於先生而不可得而先生竟從而嘉與之然後知大人君
子接引後學之誠心如此其至而穗平日之所以自疑而
不決者亦或可假以稍寬已昔南豐爲王子直作文集序
東坡爲勤上人作詩集序至今子直之文上人之詩已不
知消歸何處而其姓字猶可使人傳述者賴有兩公之序
爲之表彰也抽集故不足傳猶幸得先生一序異日續刻
大集必不以其所賞心者而自加刪逸則穗之名長託此
以不朽可也雖不傳何憾乎抑江南寥落文獻凋殘先生
嘗三嘆矣今以穗之淺陋而先生猶獎進之後之欲自樹
立者其誰不聞風而起焉此又非獨造就穗一人而已惠
風正暢去棹日遙伏楮神飛可勝翹仰

二月七日得拜手教並賜先君墓誌銘焚香盥讀感與泣俱先君言行無所表見於世而先生獨忻然推之爲君子曰積德於不知爲善無所期有味哉其言之也竊以人之所以爲君子者不視其迹之顯晦而視乎其心之善不善君子之所以傳不傳者亦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在乎得託其傳之之人何者世固有終其身無功之可紀而可以名爲君子無過之可摘而可以名爲小人者非必待其善不善之已形而後從而名之也彼其隱微之中實有爲善之心而不得以自伸實有爲不善之心而不得以自肆則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三

其善不善之迹雖未著於天下而中之所積者既誠一旦時與事會得以惟所欲爲莫不欣然各從其志願之所便而爲之世人或以其不及見而莫之察而天地鬼神必有能辯其邪正厚薄之所以然者此孟子所以躋顏子於禹稷之列而春秋所以有誅意之文也故曰人之所以爲君子者不視其迹之顯晦而視乎其心之善不善若其人之心既有善而無不善可以不媿於君子之林矣而作者之言語文章或不足以發其潛德之光則世終不傳卽言語工矣文章麗矣亦可以傳其人矣而其當時之道德事功猶不足以取重於天下後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以王

侯將相豐功偉烈而付之淺陋無聞之人雖有雄奇之略彪炳之績猶恐其終於無傳而得一有道能文之士爲之表章卽以身在貧賤而行誼過人者亦足以傳其事於不朽豈其人顧能自傳哉蓋待人而後傳也故曰君子之所傳不傳者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在乎得託其傳之之人由是論之人之爲君子也難爲君子而得遇其人以傳之也尤難自非天資忠信而近道而又幸而見述於大賢之口其能相得而益彰者蓋未之前聞若先君之爲人正大寬平表裏洞然固一鄉之所共信爲君子者也先生學老文雄爲世儒宗而先君子之言行卒幸遇而銘之誠所謂得托其傳之之人也其所以闡揚先君之爲君子也甚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書

三

微而彰彰而信而不肖孤所以追慕先德之有傳而不敢忘其所自者不知又當何如以爲報耶不肖孤自遠遊不返慘罹荼毒氣怨結而不揚恨罪戾之難追每憶臨行拜別時惘惘如在夢中曾未及一載而先君之音容言笑欲求復一見而不可得人生至此不如無生因竊念人之沒也魂升魄降氣散形消不知其尚有知歟抑竟泯然與物同盡歟如尚有知也後死者可復相見於數十年之後而明冥長慕猶以爲甚遠而不可期若其泯然與物同盡也以有涯之生而抱無涯之感雖骨肉至親亦如逆旅之人

相遇一笑終於委而去之。此皆人世之大可痛而莫之能解者也。今先君子往矣。事已無可奈何。所賴者幸得先生高文大冊爲之表其行迹。以傳於來世。俾子孫有所述以爲世守。鄉里有所勸而爲善人。雖山可夷。谷可湮。而先君之名績終得附大集以垂之。無窮尚何問乎。死者之有知無知而後可少抒其不得復見之悲也哉。拙狀幸辱批點。極爲得體。北望龍山。不禁神溯。臨筆悽愴。哀感無已。

仁孝之思。洋溢行墨。與東坡上張公。方平南豐上歐公。文忠各有勝處。不得以古今分優劣。嚴志周先生

穗自前歲入長安。獲親教誨。卽翻然悔所學之非。年來坐臥空山。益思刻苦爲詞章。而窮鄉晚學。無碩師指導。又頗有塲屋時文之累。每患佹佹無所入。獨日夜手先生集爲之師耳。因思今之爲文者何限。卽居史館者亦不勝數。然於錢思公所謂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之一言。而求其足以當之而無媿者。惟先生一人而已。蓋嘗上下千古。而竊嘆作史之難也。唐虞夏商之際。所爲史官姓氏不可考。自周室以來。位與才稱者。史佚左丘明。司馬班。范歐陽。公裁數人而止耳。後之作史者。自陳壽以降。無慮數十家。稱於世。而按其大旨。不惟褒貶失實。靡所考信。雖其紀事之詞。亦皆因仍固陋。無足爲史家輕重。太史公云。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豈謂此等耶。獨唐韓子。以高古之文。爲八代起衰。雅宜作史紀事。其平居議論。亦欲譏唐之一經。以垂無窮。比奉命入史館。又自惑於人禍天刑之說。畏懼而不敢爲。竟使二百年文武士。舐舐失所望。宜柳州貽書責之也。柳州之文。深雄雅健。不在昌黎下。蓋亦所稱一代史才者。奈立朝僅作雜官。後又一斥不復振。徒以其文放浪山水間而已。何怪昌黎有巧匠斲觀。縮手袖間之嘆乎。他若漢之卿雲。唐之李杜。宋之王曾三蘇之徒。非不傑然成

一家言。而其紀事之詞。終未見有卓卓可稱道者。以此爲詩賦雜文則得矣。毋乃非史才歟。近世空同弇州諸子。高自位置。不屑讀秦漢以下書。至其所作古文詞。乃皆步武左國。逡巡不敢失尺寸。一經明眼人解駁。卽車棟可焚也。於史才又何當焉。今先生負命世才。所爲文章。直追古作者。又當聖主右文之日。而適居其官。雖淹留一紀。位不配望。而其無媿錢思公所言。蓋自左馬歐陽諸公而後。所僅見也。以視古之位違其才。與夫才位兩失者。相去不亦遠乎。然穗竊因之自悼也。穗家世多隱德。以僻處嶺海間。弗爲時所知。先祖先曾祖之墓。並未有刻文。在時居京師。纔數月。自以學問無成。才能不足比數。雖日登龍門。無能具行狀上之左右。以誌前人之遺事於不朽。居閒處獨悵恨。自失者久之。嗟夫。先生之文。固南豐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而先祖先曾祖之遺行。亦記所謂當論議以揚其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世德易湮。大賢難遇。自前歲拜別。懷不能已。至今再遊長安。幸際先生泰最還朝。乃敢譔書詞。述家傳。以傳誌爲請。不識先生亦許之否。嘗聞貴鄉李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書

三

于鱗先生。居盛名時。性簡貴不甚延客。有山右賈人子。寓歷下一年。無從就謁。知于鱗有外家兒。常得出入宅中。因餽以多金。且曰。神仙易名士難。千里來。止欲一面。巨公顏

色耳。外家兒許之。約某日公往某園。可一望也。及期。于鱗果出。賈人子先匿左右。忽突出長跪道間。于鱗驚問若何爲者。外家兒乃以情告。賈人子聲淚俱下曰。小民望公如天人。父某經商。不幸死道路。倘得公一言誌石上。雖碎首階下不敢辭。卽出懷中金爲脂筆費。于鱗笑領之曰。是亦足以誌矣。遂爲之銘。今先生之文過于鱗遠甚。而穗欲爲先代乞誌銘。乃不能如賈人子之專且勤也。甚可愧嘆。所恃先生錫類之仁。教孝之義。或不靳一言爲表章。則亦碎首不敢辭耳。一絲一竿。聊表寸忱。幸先生少留意焉。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三

與捷三兄論陶詩書

邱嘉穗

向讀陶詩頗得大意前枉過時幸與吾兄商略及之乃復不揣固陋奮筆爲箋註又作序一篇因歎陶公忠節人所共知而其託意於詩者則人未必盡知也卽其忠節見於詩者亦猶人所共知而至其識見超然不樂稽阮之清談不入東林之淨土則人又未必盡知也大抵晉人陋習生而不清談則束於禮法而無以爲樂死不飯依於淨土則皇皇然懼輪迴之及已而不能不妄意於超生唐宋以來號爲賢者莫不浸淫其說至今二者之病猶深中於學士大夫之膏肓而不可破除而陶公當彼風俗波靡之日乃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書

完

獨能砥柱狂瀾卓然自拔於流俗之外真名教之干城也豈但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而已哉弟自下第歸來家無一錢之入三復陶公詩自覺寢食有味不惟使人不敢言貧亦且於義命之際差知自守若將有得力者豈真窮愁著書自足度日耶抑吟咏性情之言果有感而易入者耶箋註及序近雖草就所恨其說甚冗不得繕寫就正以佩陶公賞竒晰疑之訓又恨不得見公年譜考知其詳而家藏復無善本其中有數條不可解者正恐不免於魯魚焉馬之誤耳鄴架陶集幸爲檢出付小价少佐叅訂冀得異日呈教何如聞學臺將按汀命駕當復匆匆而弟猶以此

等不切要事絮絮相商自笑迂濶亦足發吾兄一笑也
說破晉人病根與序相爲表裏

林碧山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四

荷錫壽章焚香朗誦不忍釋手拜獻庭幃光生蓬戶真不啻毛生捧檄時也謝謝家君爲人孝友慈祥浮沉諸生中數十載頗厭王介甫籠終年四十餘受知大山楊公卽以手戰告老優游林下居鄉好施藥不通干謁不涉訟庭於一切勢利澹如也惟日夜挑燈促膝課不肖兄弟讀書行已竄其稍能成立庶幾爲前人光亦非如世俗之見欲大其門以誇耀於里閭者不謂先生文蚤見及此而家君亦讀之而嘆曰知我者林先生也有以夫近世應酬之作詔諛蓋不可言而於祝嘏之詞爲尤甚其爲乎若孫者誦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望

旣失其真而一時文士亦皆泛濫於神僊富貴之說曲爲誇毗以徇之識者比之巫祝足爲粲齒獨先生文洋洋纒纒絕去塵坌卽其間見愛過甚初不料穗之不能爲遷固繼李黎而諄諄以文章道義相期許固不媿仁者贈言之誼也敢不勗諸穗媿不文亦曾著有拙集數冊向已經黎大叅諸先生筆削以繁蕪不能更寫僅錄近詩一卷呈政擬於明春先拔數首附梓乞先生巨筆更加刪訂庶不使荆川子笑人無耻也昔高常侍五十始學詩卒配盛唐今穗雖無似去古人學詩之年尚將二紀倘荷指摘所及得二三楓落吳江之句於願足矣否則盡爲汰去使知無益

從此更加推敲亦當有以自見必不負先生裁抑盛心耳
近復續著拙文三冊又已獻之大叅先生想先生與之往
還或得代面呈并賜鑒定幸甚佳筵媿領出入懷袖增光
不少臨函瞻注鳴謝何旣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望

答家偉元伯書

邱嘉穗

嘉穗倔強人也七八歲時讀潘氏綱鑑總論卽戲取肉食塗大士唇吻朔望不茹素入寺門未嘗一拜遇募化僧來則斷斷然與之辨必以還俗事折抑之乃已比長稍知讀書亦頗悔所爲無狀又自愧身爲俗儒薰心名利不惟重得罪於聖賢之門而考其所存乃及不逮僧徒遠甚至今馬齒已三十猶復爲舉業古文所累竟不解爲己之學爲何物所呈前書已供罪案宜爲伯翁所不屑教者乃蒙貶損道德惠荅手翰纒纒數千言窮源竟委且勉且戒若復以爲有可語之具非夫學道之深誨人之切慨然以明宗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望

護教爲己任者其何能以及此然其中尚有所疑不敢自外聊復論其所以然者而進之天下之理原於太極合之則是離之則非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其道本一而已誠得其道之一而推之以至於極可以修身可以涉世卽可以超生死而出三界而凡佛氏之說固不出吾儒範圍中矣又何儒釋分教門戶迥別之可言哉今詳味來教大旨似欲判儒釋之理爲兩是以謂吾儒明善復初之學僅可入世而佛氏明心見性之教乃可出世則是天下有二理而吾聖人盡性之能事反與釋氏各據其一偏而皆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也夫儒者之學以正誼明道爲務本不期

於出世然幽明終始初無二理生爲忠臣孝子死亦當作
正直之神生爲奸黨庸人死亦當作衰颯之鬼則儒者雖
不言出世而出世之道故在也且夫天堂淨土地獄輪迴
之說果何昉哉其信有之耶其傳之非其真耶如信有之
也則淨土之中義農以降諸聖賢應皆在焉而無父無君
之徒安得而竊居之若傳之非其真也則其視倫教爲幻
妄而欲屏而絕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毋乃徒勞而
無所益歟以是知儒者順生安死之爲正而佛氏坐亾立
化去來自在之說其私已而誣人也甚矣然世衰道喪求
媚要福之徒崇信其說猶不足惟而吾儒之高明者亦往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往溺於其中而不能出此其故何也夫人之情厭庸行而
喜新奇畏煩難而趨簡便反自以爲儒釋之妙同出一原
而不知彼之所謂性者執氣以爲性而非天賦之實理彼
之所謂道者離器以爲道而不本於良知良能之固然此
之不辨而乘其弊以入之是以智者悅其高妙賢者樂其
空寂甘自託於彼而不返也若濂洛諸子則不然方其始
也學焉而未得其要亦嘗出入於佛老之間及其返求而
得之六經也則將據天理以明其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
乎吾道之正卽間有節取其說者亦不過借彼觸此而已
豈若張侍郎呂舍人之徒立說著書陽儒陰釋其離舍出

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於釋
氏之門哉况宋儒之道類以誠爲主其一言一行皆必由
是而出而不敢有一毫之僞者也今乃謂諸公理學得自
高僧其作文註書皆陰竊佛祖詞意而又以分門別戶之
見及從而公排之以掩其迹是其本心之曖昧且與後世
盜其詩而殺其人者何以異而猶欲以此主盟道統上繼
孔孟千載不傳之學也庸可得乎且穗所以旣疑佛教之
非而猶望伯翁之傳之者非敢陽儒陰釋足躡兩船也蓋
聞佛教西來止有四十二章卑卑綠業之論而於心性之
妙未之及也其後梯運航接高僧迭出於是竊老莊之餘
緒收魏晉之清言推衍增益以爲經而吾徒之護法者又
羣焉爲之附會使其說日新月盛成一家言雖其間似是
而非者不少而其爲千慮之一得者亦往往造於深微而
後止未可忽爲異端而不之察也而特是吾儒之所以察
乎其間者必先有自然之天理當然之聖學以爲之主然
後從而考其得失其有似是而非者或視爲仇敵而攻之
必極其嚴或假爲物象而觸之以通於道至其千慮一得
之見非出於人心之同然卽其竊吾道而爲之說者復何
妨引而歸之吾儒以明天理聖學之大乎世之儒者智不
足以及此而謂非聖之書必不可讀否則援儒入墨而有

同體異用之說焉均拘於一隅之見非通論也不識伯翁以爲何如若夫以文章爲幻影以名利爲戲場以閱大藏爲徒廢光陰以潛心聖學致君澤民爲一段大事因緣種種格言開示明切爲俗儒痛下針砭真不啻徇路之鐸警夢之鐘也謹當書之座右以志不忘狂鼓妄發伏惟矜而教之

議論嚴正能剖抉聖學精微原道本論後不可無此羽

翼也 仇滄柱先生

辱復書教督甚嚴悚切穗於道學本無所知豈能以道學爲己任然旣讀聖賢之書雖未到聖賢地位亦何敢自暴自棄而舍聖賢之言以從於他道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夫楊墨未嘗廢人道猶所當距况有甚於楊墨者親見其詭經誣聖肆爲異說以食人類而不肯一言以正之是豈其本心哉若以爲恐犯爭鬪則不惟長者之盛德決不至此卽以穗之跡狂無識亦不敢向長者操戈而蹈牛李恩怨洛蜀水火之殘局已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傷和氣君子以爲忠臣有不和之節司馬溫公與范景仁交如骨肉兄弟至於論鍾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書

聖

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以相一君子以是知二公非苟同者蓋公議之與私情各不相悖如此故今日儒釋之辨正公議所在穗亦何敢自以爲是惟願與長者平心和氣伸其辭說以爲終身之思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我毋遽視孺子爲不可教而以恐犯爭鬪之嫌遂置之默默也太極之說出於大易而佛經具在何嘗一言有所及縱使太極一圖非周子所自作而兩高僧者亦復不過竊吾聖人之緒餘以爲一己之心傳適足以明周子虛公廣大好問好察之心而已又况周子之學

乃朱子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耶

朱子之言曰潘清逸誌周先生之墓

錄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宋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種放之學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放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由此觀之長者之言朱子早已駁過矣豈待愚言之代爲諱哉彼諸子雖號吾儒而心已爲釋役其所紀述皆間諜以託重之詞耳烏得而盡信之惟永覺和尚云

太極圖原是儒家要旨釋氏得而藏之轉授濂溪則濂溪正獲其家之故物豈爲竊我釋氏之學哉卽謂其著述間用內典不知文同而理實迥別若執此以爲儒出於釋則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學

釋典用儒語爲尤多亦將謂釋出於儒乎此言雖有畏人

求和陽是陰非之意亦足見其本心之明矣儒釋是一是

二之辨愚竊以爲亘古亘今止此太極之理得其理之全

者則其效之所收亦必無偏而不舉之處儒果是則釋非

釋果是則儒非固不容其分道揚鑣並行於天地之間也

而乃謂儒主入世釋主出世忠孝正直僅登天堂清淨寂

滅乃獲淨土是不獨岐太極之理而二之而且誇釋氏之

神通廣大反加於聖人盡性之能事一等矣但儒之爲是

則皆耳目所共習人物所共安者其實心實理可得而見

也若釋氏之超生死出三界其孰從而知之得非昔人所

談繫風捕影終不可得者乎况佛道之艱難卽如其所言其始學之勇者類皆入山林踐荆榛披雪霜燔肌膚餽鳥獸蚊蚋茹苦含辛無所不至猶必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亦且棄家以苦瘠其身晝則力作不敢言勞夜則焚香燃燈禮拜祖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時時念佛無少間斷如是者僅可以稱沙門比丘初未嘗遽許以成佛登極樂國也故雖以世尊之正覺且必累劫而後成而心淨土淨之說安得而易言之此愚所以嘆其徒勞而無所益也嗟夫吾儒順生安死之說甚易而實是也釋氏去來自在之說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抑從其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巽

難而非者乎至以出世爲忠孝之大則亦佛門之遁詞也

朱子曰佛本無父母卻說父母經故於大學或問中直斥

爲喬戎無父之教孔子曰君子之任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故於沮溺丈人之徒猶斥爲潔身而亂大倫况

佛氏乎彼所引諸佛之孝台僧之忠特其秉彜之性有不

可得而絕滅者耳非佛教使然也若易所謂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者其於孝已不言可知而亦非有一日敢忘其君

之心蓋會其時之不可爲如伊尹之耕莘太公之釣渭顏

子之在陋巷不得已也豈若釋氏之甘心隱淪終於不用

哉且儒亦非盡不忠不孝也釋亦非盡大忠大孝也如必

欲旁搜一二人之長短以較其門戶之優劣因一二人之偶得偶失而遂上議儒教之不足以勝佛則非惟大類於以焚書而罪燧人之見亦已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愚請酌其平而言之夫使佛氏而誠知孝也則當以生生爲念而不忍自絕其父子夫婦之倫然後可以承宗祀而繼先業使佛氏而誠知忠也則當留心經濟待時而用而不使計功謀利之徒得以專之至於甚不得已終無所遇始退隱於山林泉石之間立說著書以開示來者然後君臣之大義可以相維於不廢今也泥於綠業之論惑於淨土之說徒知所以爲一身計而於君臣父子夫婦

之倫爲吾性所固有者遂皆以爲塵勞妄想而務絕之所謂大忠大孝固如是耶抑又有一說焉彼其於異類之物扶持生植惟恐或傷至有投崖而創虎豹眼而養鷹者亦可謂仁之之過矣而於其骨肉之親生民之故所關於忠孝者則反目爲贅疣無用之物而忍絕之豈不顛倒錯謬自失其本心也哉然猶幸人生秉彝之善終古不可泯滅雖有信從其說者亦莫能舉一世而納之異教中也假令天下之人皆效佛氏之所爲盡去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而獨全物類以還之天地不過數十年人類皆已消滅無餘而禽獸草木之勢且復縱橫於天下而不可禁此

日之事已有不忍言者而何大忠大孝之能爲然自佛氏入中國以來二千餘年間人之陷溺其中而卒至於斬焉無後者亦已衆矣蓋其說之行世無治亂人無智愚莫不靡然從之信之愈篤悅之愈深而其禍益烈而未有已卒使國家戶口虛耗不及三代之富庶平人宗祧中絕不得以長育其子孫蔑不由此不忠不孝者釀之固所謂吾有龍泉殺人而不見血者卽寇賊兵戈之變會若是之甚乎故愚嘗謂佛氏之罪浮於大盜以大盜顯戮人於一時而人猶知畏而懲之佛氏陰食人於百世而人反樂迷而就之者良不誣也且夫佛法之盛中於庸衆之徒者其爲害也猶淺而中於高明之士者其爲害也最深何者彼佛氏不知何所見而設爲生死輪迴之說以懼天下而天下庸衆之徒畏輪於地獄者亦且匍匐而歸之雖其不知民義爲可罪要不過依佛逃生求媚要福以祈免於不可見之罪苦而已豈復能聳動一世而使之歸往哉若夫高明之士入其中而深信之方且窮幽極渺盡心竭力以求其說之必行而其顛倒錯亂之見真若以如來爲聖人而非孔孟程朱而下所可及卒使被其禍者至於叛君親棄妻子蠶食四方絕滅人類而猶莫知其罪惡之重令彼緣業輪迴之說梟爲不虛吾不知此輩宜如何報應矣愚嘗觀魏

晉以來佛法之所以肆行而難禁者皆以若人爲之羽翼
也在晉則有孟顛何克何準若而人在唐則有蕭瑀柳宗
元白居易王縉裴休梁肅若而人在宋則有楊大年王安
石二蘇兄弟黃庭堅張子韶呂本中若而人以至前明竊
禪解經而國運隨之其人自龍谿海門而降蓋不可勝紀
故上而王公貴人下而後生學士習聞其說而化焉者至
於今而未已其敗人材壞風俗亂國家爲不小矣其旣祝
髮出家者尤難悉數遠不具論所見當世山門野寺中佛
事盛行戒子千百爲羣使通國男女童叟賢愚貴賤奔趨
若狂糜費不貲穢德彰聞者類非有善知識導之不至此

東山章堂文集卷六

三

此二者之害皆出於高明之士較之庸衆之佞佛者其禍
爲尤烈正不得以若人之深信而遂推佛法爲不可思議
也孔子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本專以著
卦而言及推其理而通之則人心動靜之妙亦復如是然
其所謂無而寂者一性之中天理渾然具足雖靜也而實
爲動之體所謂感而通者萬事之內天理燦然有條雖動
也而皆爲靜之用蓋其一動一靜原不相離旣立其體必
適於用而其動靜中所涵之天理則又皆以五倫爲最大
之目也今釋氏卒其淺狹之心以爲本性之中空而無物
因欲舍倫教之大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至使此心一

靜而不可復動雖自謂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而於天下國家之務乃皆不能知而處之是體用判而爲二也非枯木死灰而何至其虛僞周章之情欲立一切萬法所謂萬法者吾誠不能知其何說然毀君臣絕父子以忠孝之大倫爲首禁是亦遺天理之大而任其心以爲萬法也非絕滅天理而何然則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蓋與吾夫子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旨正相南北而長者遠欲比而同之毋乃以魚目爲夜光歟若魏前書所論佛氏之言性執氣以爲性而非天賦之實理佛氏之言道離器以爲道而不本於良知良能之固然者其亦有說性爲天賦之實理卽子思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聖

子天命謂性之說也故朱子曰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本於良知良能之固然卽子思子率性謂道之說也故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而先儒亦謂道者性之動也是其言蓋有所據矣佛氏之學漫不省此而其爲性之說也則曰作用是性又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曰性無善無惡又曰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是皆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語仁義禮智至精之理也非執氣以爲性乎彼其於道也又疑性中原無一物而欲丟去一切聲色臭味香法了當自家本來面目蓋其學旣以空爲真則不得不以義理爲障旣以義理爲障則不得不舍人倫日用之正

而入山修行然後足以道其所道是又非離器以爲道乎
長者不察乃引其說之近似者以爲解又及訾吾儒有以
氣言性之失而獨舉離器之罪諉之老子而不受豈不回
護過甚矣哉請復得而詳辨之天道流行化生萬彙人物
各得太極之妙以爲性其實理自然皆不假人爲而自足
謂之非因緣於外可也而謂之非自然得乎况其所謂一
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者亦猶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云
而拾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蓋上帝所賦太極之理人
與物皆一也特以聖人稟氣得其清且純者而其理亦全
凡人稟氣雖得其清而不能無濁雖得其純而不能無雜

東山草堂文集卷下

五十四

而其理亦因之而蔽若物之受形則又得其氣之偏且寡
者而其理之所同率多禁錮之深而不能推而通之矣要
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之自然亦不可謂其無與於太極
之理也以此觀之性者萬物之一原何一而非天之所賦
又不獨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而已而其所以或有增減之
故由氣之清濁純雜偏正通塞而分則亦不可以莫之察
也來書云佛之言性也曰非自然非因緣謂一切有情皆
有本覺真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故在聖不增在凡不
減所謂佛性者也長者既識性之原於太極而又謂性能生天地
萬物而非天之所賦是徒溺于釋氏未有天地先有此性
之言而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以爲胸中別有一物可

以出沒乎生死之間而恃爲超三界之本也不知在天地則爲極在人物則爲性論形體之天則兩儀亦太極所生論主宰之天則不已之命卽太極也其理固同條共貫而有不可混者存焉若誠知人物之所以爲性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則如儒者所謂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而人物之性皆由是而出其說可分可合而卒不可亂亦本無以氣言性之失矣顧乃有所不察而徒爲是支離顛倒之見以自眩瞽猶復舍其矛盾而謂人矛盾不亦異乎又論佛氏言道謂萬法由乎此心夫心兼理氣而有入心道心之辨其動於理者爲道心固統聖凡而無一不善而

至於人心之動乎氣者則隨其所稟之厚薄而不能必其皆善而無惡苟不復加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之功而欲任此心之所之以爲萬法其不爲私意小智所鑿而拂其天理之經者幾希此程子所以有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之辨也大抵禪學之謬類皆知有心而不知心中所具之天理常必合乎民彝物則之正故欲以縱橫作用爲奇特如前所陳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說亦正蹈萬法由心之弊昔有問於胡文定公者曰禪者以拈槌豎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處以是而思之則萬法果可由此心而安作乎又

引佛之言曰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物此與吾儒萬物皆備於我之言似相表裏矣然朱子萬物皆備之說云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其深切著明也如是今也不明人倫而舍其君臣父子不察庶類而畧於事物細微乃獨舉山河大地之茫然者以爲妙明真心中物而其中之要領反從而遺之何其言之泛而不切耶長者第知譏老子離器以爲道而不察佛氏之離器乃有更甚於老子者蓋不但同浴而譏裸程是又將以百步之走而反笑五十步者也程子曰佛氏爲異端非以孔子口中所指之異端卽佛氏也謂後世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善

若佛氏之說乃異端之尤而甚於楊墨者耳不然佛入中國去孔子何時程子寧不知之史記老子稱龍之贊疑非孔子之言蓋以其比擬之間誇張無實大類文士口角非復聖言平日親切簡當之意熟昧於聖人之氣象者當自見之如必以雜書爲可盡信則自周易論語孝經而外諸子百家所託孔子之言爲不少矣而乃欲一一奉之爲經也可乎長者之抑宋儒正信雜書之過耳佛經自達磨以後日新月盛安知達磨輩才智遂遠不逮於老莊何況復聚數十百年數十百人之才智而參究之以故唐人所譯之經較之四十二章其精粗固已判然而其義理文句亦

或有出入於莊老之間者至其所謂偈者又皆盡易胡語
間用唐人律詩之體則是五七言之作蓋不始於漢魏以
後也其爲後人之僞撰何惑焉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
傳及朱子釋氏論皆明言之矣豈齊東野人之語乎所引
四十二章世尊之言曰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
佛默然不對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
對曰歸矣佛言今子罵我我不納子自持歸子身矣慎
勿爲惡斯言也長者若以爲佛門止謗之妙法者然自愚
觀之適足以見佛之未能盡道矣試觀今世害人至絕嗣
者莫不目爲大惡而佛氏之教陷人無後者不少反自以
爲行大仁慈嘗言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今又知大惡似仁
矣第不知其人之罵之者果能執此說否也且橫逆之犯
自吾儒處之上之爲顏子之不校次亦如孟子之自反可
也今佛當默然不對時意中已藏機變待其罵止卽以納
禮歸子之說推而陷之此真滑稽機警之陋習其於聖賢
仁恕之義安在而蘇氏所譏禪門多設械以應敵匿形以
備敗者亦可羞也夫人之責己者亦視其言之當否何如
耳如罵之而非耶則已得矣吾方矜彼之不暇或且從容
以教可也何必復以是說勝之若罵之而是耶則已失矣
吾方當愧悔以謝之豈得以頑然不省爲不受罵之良法

而反可與納禮歸人者比類而齊觀之乎噫率天下之人而文過遂非者其必世尊之言也夫若紜穗旣疑佛法之非卽宜置之不容搜人得失評長議短此則穗所不能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穗亦負僻性心有所疑如掛荆棘如含苾刺必求解脫之而後快正長者所謂心性所繫不敢置之默默者也卽以長者前書論之謂儒可入世佛可出世是誣天地有二理也謂程朱之說皆陰竊佛祖辭意而陽排之以蓋其跡是誣大賢爲僧主之盜也此皆鄙陋之心所甚疑而不能一刻置者不知以聖賢憂天下慮後世之遠者處此又當何以爲辨論耳矧

使佛氏果有得而無失有長而無短也則如青天白日誰能搜之而於人之評議復何畏焉昔蘇子瞻爲陳公弼傳謂公於軾爲丈人行曩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乃大服王龍溪妙年任俠日在酒肆賭場中陽明子密令門人至酒肆索與共賭稱吾師門下日日如此卒誘龍溪爲弟子如穗之迂愚固非子瞻龍溪之比然自揣生平亦頗欲究極此理不肯媿阿隨人後蓋畧已負子瞻之盛氣而猶賢於龍溪之好賭者倘長者察其本心不惜以廣長舌爲棒喝使其思而悔悔而服或更誘爲弟子無復如今日之立異同焉是亦禪門之一

助也已如其不然天下公理天下之人自當公言之何能
抱胸中不決之疑而置之度外哉雖然穗所未能信者長
者之言也而穗所深相敬者亦長者之行也蓋長者歸心
於釋而卒不害其爲儒者有四自少以高材博學爲名諸
生數十年有行義之志可敬者一居家孝弟至性動人脫
介甫之樊籠畢尚平之婚嫁有高士之風可敬者二晚乃
一變故習深入法會千里訪道卒受鑪錘有進學之勇可
敬者三卽居鄉以叅禪不離俗而入道如屋裏侍郎自然
穩實有素位之樂可敬者四具此四德仰不愧俯不怍足
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視少年于進而不知止老翁貪得而
不知戒羽士緇流遺世絕俗而不軌於正者真不啻度越
尋常矣此長者之所以爲盛德而穗願與伸其詞說者也
夫何爭鬪之有穗近著有治平論二十篇其十特爲國家
論所以去佛氏之方令長者見之必以爲笑統俟反覆講
究各無異說之日然後呈政今未敢也

力闢釋氏之謬直能洞見根柢具見衛道苦心

仇滄柱先生

兩書反覆辨難理備言該以昌黎衛道之深心出以龍

川雄偉之妙筆虎豹龍蛇出沒變現當世固未有持是

論者亦未有解作是文者以區區一文人位置秀瑞吾

知秀瑞夷然不屑也 辨難之文全在平心晰理使人

樂爲聽受若一味攻擊所短便已負才任性必至往復
紛紛遂有斷絕來章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之事如此不
激不隨大有儒者氣象

黎媿曾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卒

規友人書

邱嘉穗

聞足下所至動輒相傷弟真不解竊謂天下無不可處之人也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耳凡事當以有餘者處人不足者處己不尚意見不占便宜不較短長不爭得失安分循理澹然無求如此則彼雖橫逆而其天理人心亦自有不可泯者能不歸吾度內耶卽彼橫逆如故吾亦不當復與之較也且天下亦必無我處其是而人皆非之理已有大惡則自是而不知人有小過則刻責而不爲少貸此常人曖昧之情往往而是尤不可不明察而痛懲之也夫天下之人衆矣豈能必其所接者之皆善哉要恃吾無以致其怨怒之心而已如必處己於求備難事之小人而欲責一世皆爲三自反之君子則雖骨肉之親跬步之近亦且齟齬而不合而又何人之可與處乎七情之中惟怒最傷和氣又易發而難消雖兵連禍結亦由於此願足下慎之因屬契厚不敢不盡所言幸察

讀已書不可存一愛護之念若存一愛護之念則視物大而視已小其人必浮慕而不解書者也故孔子讀易韋編至於三絕其精神聚於書中所見甚大而不知有小物之足惜可想見矣若借人之書又不可不存一愛護之念若不存一愛護之念則視已之物重而視人之物輕其人必殘忍伎刻而不識恕字者也故顏之推謂借人典籍皆須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由前言之可以克己而無見小利之私由後言之可以處人而不欲勿施之意此事雖小正足觀大弟試思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學

空

小小爾絕有意致爲後學針砭不少

黎魏曾先生

客歲因公赴省蒙示香草集五百餘篇讀之且命爲序弟不揣固陋因感香草命名之義謬引陶公閒情一賦爲比時行篋無書籍聊憑腹笥所記憶者略述其梗槩以塞尊命而於閒情二字之義實茫乎其未之知也會以改歲緘印少事偶檢架上殘篇得陶集及樂府題解參考互訂乃知前序中所論述者猶有餘憾而舍弟小兒輩已遽染板四布不可復追敢復縷陳其說冀得鑒定焉按陶集閒情賦闕字與閒字不同其自序謂繼張衡定情賦蔡邕靜情賦而作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書

壹

庶不謬作者之意而有助於風教是則作賦本旨元取毛詩大序所謂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以命此題而初無以閒易閑至縱其佚遊之情而忘返也自梁昭明指此賦爲白璧微瑕而後世亦皆誤讀改閑爲閒甚至近日名士以閒情偶寄名其書而用入詩歌亦有賡有閒情難忘却虎丘明月馬塍花之句其與作賦本旨不大相背馳耶又按唐人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解張衡同聲歌行云婦人自言幸得克閨房願勉婦職不離君子思爲筓簪在下以蔽匡床思爲衾幃在上以衛霜露繼綵枕席沒齒不忘蓋以喻當時士君子事君之心焉今讀公此賦願在衣而

爲領以下凡十段正脫胎於同聲歌中筦箏衾幃數句語
意顯然但同聲歌行托諸婦人以喻士君子事君之心而
公此賦則又變其說而別取國風思西方美人離騷怨美
人遲暮之義卽以美人目其君而不以爲褻亦莫非字中
所謂觸類廣其詞義者蓋其時晉恭帝安帝爲劉裕篡奪
受禪而公獨抱忠憤憂國之誠不能自達又不敢明言故
託爲思美人而不得見以致其意其卽咏荆軻三良諸篇
之變調乎昭明強作解事斥爲微瑕固爲不知公者卽東
坡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
者亦不知其寄託之深遠別有所比擬者在也後之學者
厭漢疏宋註爲煩瑣動籍口陶公讀書略觀大意不求甚
解而不知其奇文共賞疑義相晰所望於鄰曲素心人者
正復會心不淺則此書之辨亦賞奇晰疑之一端而非敢
如前序之不求甚解而已也唯先生其終教之

向讀大作歸善五先生傳稱尊先民部公在萬曆中曾言於朝請用歐陽公言詔日本國求古文尙書此真千古快事不知當時疏稿尙有家藏副本否果經部議奉旨行文否抑以神宗時章奏多留中不報竟寢其事否或者經學久荒忽忽至今百年後生學士都聽其淪亾散佚而莫可尋究否每一念及墜緒茫然未嘗不太息於微言之欲絕痛恨於斯文之無傳而深嘆大人君子守先待後之苦心爲不可沒也然弟近日叅考諸經並無殘闕不可解者間有錯簡失其次第亦自可尋繹而得之而况尙書古文發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五

自屋壁而世傳於孔安國者止有五十八篇與東晉梅內

史所上者相當尤覺帝王世次歷歷不爽而非後之人所

得假托而訛傳者乎大抵孔子手刪之書遭秦火後漢儒

伏生孔臧輩皆不知其篇數總以孔安國梅賾所得五十

八篇爲孔壁中定本而所謂百篇之說前起於張霸之假

託後成於歐陽之訛傳至推其假託訛傳之端又自西漢

末人僞撰孔傳并序二篇開之所當槩斥爲謬妄而不足

信者也竊嘗綜五十八篇之全書以求孔子刪定之遺意

而知其本無所闕者以一書之起訖言之前乎唐虞者爲

典墳爲丘索其文旣荒忽而無稽後乎周秦者有春秋及

國史其言又皆雜霸權譎而不可爲訓求其確可徵信而
中正不偏者舍唐虞以迄於秦而尙何所刪定乎是首尾
皆爲完書可知已以各篇之次叙言之歷唐虞夏商周而
附以晉費秦三誓命由簡而詳由正而變一切講學論治
根極天人秩然明備實開萬古群蒙而爲五經四書文字
之祖何闕之有若果有闕不應猶存朝代條理不紊如此
是中邊皆爲完書又可知已不特此也孔安國先人孔騰
孔鮒當秦火時藏其家書於屋壁至魯共王壞孔子宅得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遂傳于今則是藏之者與發而
傳之者皆已得其全書而無復殘闕可不問而知也焉有

前人僅藏其半後人僅發其半復無故自逸其半而猶然
有倫有要如今所傳五十八篇者哉獨怪西漢末人反僞
撰安國書序謂孔子定爲百篇止存五十九篇其餘錯亂
磨滅弗可復知何其與藏書發書之顛末自相矛盾一至
於此及漢成帝時東萊張霸又採左傳及詩序僞造尙書
古文百二篇當時朝議校勘非是已黜其書不行而百篇
之名終足惑人王莽居攝猶竊其嘉禾篇假王泄政之語
以自託於周公自班固劉歆而降遂皆以書序爲孔子所
自作百篇之中已闕其半深致惋惜而歐陽公又作爲日

本乃歌以實其事至近世而豐熙之古書世本有引箕子

朝鮮本徐市倭國本云者遂復踵張霸之故智紛然四出而不可禁矣嗟夫日本國之職貢於中華也久矣自唐宋元明歷代求書之詔屢下而日本國王亦屢附順時復獻書問以尙書古文則曰與中國不殊迆我朝而高麗復頻年來朝天使問遺未嘗乏絕豈無一人購而得之以獻於朝者况日本不在天上百篇之書亦不得埋之地下胡爲虛傳至今杳無影響直待豐熙父子祖孫私從何處錄得耶然則漢儒所傳亡書自汨作九工而下四十餘篇篇目歷歷尙存何也曰此非出於孔子刪逸之餘卽漢儒自欲售其私說而虛設篇目以爲爲托張本而欺世者也近時益都孫寶侗仲愚考左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語有伯禽之命康誥唐誥三篇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崑山顧炎武寧人歷考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百篇之名亦未可盡信也由此言之吾又烏知夫張霸之詭能採左傳以作百二篇而不能賈名於安國之書序也經生狂談無端直吐非爲尊先民部公而發若民部公奏議居然歐陽公一流人物弟讀石洞未而服膺焉固已久矣

新歲無事偶讀通考得三山原氏所論關雎說力主子貢
子夏詩序直以哀樂繫之后妃而不在宮人與葛藟卷耳
二詩皆爲后妃所自作者似爲有理昨於開印日雜坐土
地祠中弟因詢及先生爲毛詩專經遂舉原氏求賢助內
之說相質衆皆譁笑反疑弟以邪思讀詩而輕詆朱子成
說弟則何敢重犯不韙至此惟是經學爲天地間一大公
案千載而下人人得以叅駁其出入而朱子當日於諸經
傳註反覆刪改至死不輟今其遺書猶多異同未盡畫一
亦何嘗自以爲蕭何律令金科玉條而欲使後之人盡如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書

六

曹參守而勿失也後之學者苟遇疑獄求之於理而米順
返之於心而不安雖朱子已定斷案猶不當槩奉爲三尺
而阿諛順旨以從之乃爲善學朱子而深得法外意者况
原氏關雎駁案久載通考雖平反出入小有不同而質之
朱子修齊治平原議之大意尤爲脗合而無間者哉是以
前日倉卒奉荅未盡願言有懷欲白不能自己敢復獻其
疑於左右焉吾夫子錄二南正風而冠以關雎爲三百篇
首蓋以著文王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之化之漸
也思齊之詩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實
於此焉徵之自朱子集註集傳更定詩序後而人皆昧然

無疑於是說矣而獨於關雎首篇盡削詩序所謂妃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及樂得淑女憂在進賢之說以爲此非后妃自作之詩乃太王王季以來之舊宮人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因其大婚禮成而言其憂樂相關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文王妃氏性情之正自可想見如此則與前說所謂著文王修齊之化者似爲繆戾而不可通蓋其義有可疑者六文王爲世子時年方弱冠尙未立妃旣無私侍之宮人彼舊宮人者又安得日至其前而與之相接雖文王生有聖化亦無從而親被之而何論其妃妃氏一可疑也卽謂妃匹之際所當慎擇豈宜謀及婦寺其時上有王季太任主之於內下有大臣媿妣訪之於外亦何勞白首宮人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而徒爲此無益之求反足啟其干政之漸乎二可疑也若曰中宮主婦之得失而家國興衰治亂繫焉是以舊宮人休戚相關而爲之哀樂如此則謂舊宮人被王季太任之化以成德可也其於文王妃氏修齊之化究何與焉三可疑也桃夭之子所以宜其家人者以其在于歸後卜之也豈有以莘國處子尙未問名納幣而遽能化及前代之宮人使之哀樂皆得其正者抑豈有舊宮人哀樂前此猶未之正直至妃氏之來而後得其正者四可疑也考儀禮詩序關雎本房中之樂而推之

以化鄉國天下其體重其義大其氣象宏深匡衡以爲綱
紀之首王教之端而朱子所謂如乾坤卦不主一事而言
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是也今乃以宮人一
時一事之私哀私樂而遂稱爲全體性情之正又以宮人
一詩性情之正強而附於文王妣氏全體性情之正從小
推大輾轉互證豈非繫風捕影隔靴搔痒之語乎而可被
之管絃以爲王教且寇三百篇否乎五可疑也朱子語類
又一說云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
事外人做不到此不知其意果何所指也將指哀樂爲出
於文王耶抑指其妣妣氏欲求賢佐以助君子而爲之哀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附錄言三十一

樂耶以爲哀樂出於文王斷無未立正妃而先有宮人私
侍之理以爲妣氏欲求賢佐而得賢則樂不得賢則哀亦
似與詩序之說相近而不知通篇四呼淑女實乃后妃自
作此詩故無贊己之詞若謂宮人美后妃之求賢则后妃
爲主淑女爲賓又不應喧賓奪主而竟無一言以及之六
可疑也夫朱子之盡削詩序而獨更以己意也固將以決
千古不決之疑而以疑易疑疑終不決反覺昔之有疑者
爲無疑而今之無疑者爲大可疑此通考三山原氏所以
力主詩序之舊說直以哀樂繫之乎后妃而宮人不與更
爲明切而簡當也何則地之承天也以山澤育萬物臣之

事君也以人材育萬民妻之功夫也亦必以妃妾育子孫
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其交泰之義一而已矣今考漢儒
所託子貢子夏詩序固多傳聞異詞穿鑿傅會之失而獨
於此詩兩序皆以爲后妃所自作旁求庶妾賢德難逢未
得而爲君子深其憂旣得而與君子同其樂至今玩其詞
氣一唱三嘆中正和平廓然大公粹然至善毫無驕妬之
私介乎其中仁至義盡天下母儀真若有大地陽春煦煦
發育大臣風度休休能容之象其斯爲誠能動物立收穆
木鱣斯麟趾騶虞之應而一時之南諸侯大夫之夫人下
至芣苢漢廣小星江汜諸婦女所由共化其肅雝之德興
仁興讓而不自知者歟宜周公採其詩爲樂章而用之闡
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也自後世不知妻道之重與地道
等與臣道同而視夫婦一倫爲情欲之私人男女異心婚
姻無信此也無妾則哀有妾則樂彼也無妾則樂有妾則
哀在丈夫旣失其綱而爲之妻者益得以恣行其驕妬之
習而莫之敢違其禍至於損壽絕嗣亾國敗家相隨屬而
猶不知所鑒者得非由關雎修齊之教不明不行於天下
故耶又嘗攷前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
以爲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而周康后戀於衽席
不肯去以至於佩玉晏鳴故陳關雎之詩嘆而傷之此愚

參定魯詩之本解也後漢書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說者以爲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咏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又薛君韓詩章句之本註也由是言之則是關雎一詩周公以編爲樂正爲后妃自道其好賢樂善靜正無邪之志而可以用之房中鄉國者雖以周道旣衰而後之諫官瞽史猶承其遺風數陳而咏之以諷後王後后之夫德也而漢儒不察遂以爲關雎作於周衰而爲刺詩也殆由傳聞之誤而朱子於小序辨亦或未之詳乎弟平生最嗜程朱書自少服膺幾於盡購之而盡讀之真有如先輩所謂砒霜可服亦必服之之信而終不能免於少異者亦以一二文義雖與朱子相反而於至理之精微自覺相成非敢如遵朱者之學步而苟同亦不敢如毀朱者之吠聲而立異也卽朱子之於程子固已多所折衷而不爲牴牾之嫌矣若謂弟以邪思讀詩則詩序原案與通考原氏讎案具在固非鄙見之所能唆使也并錄鑿奪以博一笑公私雜選趁燭疾書聊申管窺敢忘箴戒不宣

附錄三山原氏曰端木詩序云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卜子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僕前送朝大人出境偶於舟次閒談謬作管仲一論呈覽
伏蒙教戒反覆詳明上溯洙泗千載之淵源下傳洛閩百
世之統緒其所以爲世道人心慮者至深且切顧穗何人
敢復抗顏高議獲罪前賢而獨三復先生論辨終若未能
釋然無疑者則以屈經從傳歷代聞見實自難誣而此心
是非之萌更不可得而昧也請再竄陳仰祈鑒奪幸甚按
春秋經文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九月
齊人取子糾殺之上句左氏本原作伐齊納子糾未嘗去
子字而程子不詳伐齊之義輒據公穀傳文疑以爲誤而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書

七

去子字以貶之至下文殺子糾又仍存子字以罪魯人而
不罪齊人卽公羊傳亦以小白稱入爲篡詞僕固已不能
無疑於其說矣近年又獲與東陽李君鳳雛爲僚友李于
春秋爲專門名家其論經書齊小白入於齊謂小白齊人
宜書齊小白並非因加一齊字於小白之上卽曰明小白
宜有齊也若然則經書齊高子來盟書鄭詹自齊逃來書
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書宋萬出奔陳而皆以其人繫之
其國者豈亦謂明高子宜有齊趙鞅宜有晉詹宜有鄭而
萬宜有宋耶是以經文三句質之程傳皆不能無疑已如
此至於桓弟糾凡之說自春秋以來所紀書傳不約而同

皆有明文可考

管子大匡篇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幼而賤不欲為傅故越絕書曰管仲臣于桓公

而管仲為臣韓非子曰桓公爭國而殺其兄史記齊世家曰襄公立蒞殺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于糾奔魯次弟

小白奔莒朱子或問云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于薄昭之前

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春秋大全王氏曰杜預謂小白僖公庶子糾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為篡詞穀梁謂小白

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且謂皆僖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于僖

而程子謂襄公子似據左傳蒙襄公立而言又廬陵李氏曰子糾三傳皆以為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為不當納所

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謂齊無知弒襄公公糾糾公子小白由匹似若以為襄

公于矣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為當立獨程子用薄昭書證之定以子糾為襄公子小白弟耳通考卷首氏曰按

桓與糾孰弟孰兄據公穀之意也而其尤足以破千古不與子糾而惡小白則子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而糾宜為兄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字四

決之疑者則又無如東陽李鳳鑑述毛氏傳一說云

傳淮南厲王不法文帝令衛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其云弟者以文帝

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韋昭本註所謂子糾本兄而稱弟者不敢斥也胡氏不考所自徒以程子誤讀漢書早有桓

兄糾弟之說而後儒承誤必曰桓兄糾弟故管仲可相桓召忽必不可死糾予以定唐王珪魏徵事秦王而不死建

成之罪則凡為弟者懼矣然以上諸說皆止論桓糾之廢立而於管仲

之所以不死而相者猶未及究其是非非僕原論之本意也今亦毋論其誤姑即遵程子桓兄糾弟之解而一言之

廢立之義以定其臣從違之義是亦殷人兄終弟及之變禮則然也要之變禮亦自多端除揖讓征誅立嫡立長而

廢立之義以定其臣從違之義是亦殷人兄終弟及之變禮則然也要之變禮亦自多端除揖讓征誅立嫡立長而

廢立之義以定其臣從違之義是亦殷人兄終弟及之變禮則然也要之變禮亦自多端除揖讓征誅立嫡立長而

廢立之義以定其臣從違之義是亦殷人兄終弟及之變禮則然也要之變禮亦自多端除揖讓征誅立嫡立長而

外有立賢如唐堯王季者有立功如唐明皇者有立愛如漢明帝宋理宗者有人心擁戴而立如晉元帝宋高宗明景帝者有自起義師而立如漢光武昭烈者皆不復序其長幼而惟以宗廟社稷爲重苟不失爲先君之子孫而皆無不可立之義則其臣之從之者亦皆不失爲先君之臣而義之所不得已也豈其執一長幼之說而遂不可游移乎抑斷人家國者將必拘拘焉盡責以叔齊之讓而始得免於亂倫爭國之罪乎僕論管仲相齊桓以尊周於周莊王本爲處常之臣於齊桓兄弟卽爲處變之臣處常者不可易處變者自可通因而推及凡爲君臣者廢立隨時從

違有義守經行權唯變所適而總期其仁而不諒以無失乎孔孟之大旨而後已上下千古鮮不合者如必以長幼之私恩而定君臣之大義遂謂天下倫理一之則順而治二之則逆而亂則雖父子繼統之常猶難以嫡長之一說盡之而所謂兄終弟及妻庶傳國之變禮自漢文以降皆不得行焉况乎隱公弑而曰臧哀伯不當忠於魯桓也濟王弑而曰真德秀不當忠於理宗也建成死而曰唐臣皆當與太宗爲讎也建文滅而曰明臣皆當與成祖爲讎也其如社稷爲重何其如非祖宗之心何又按管仲奉公子

糾奔魯魯聞雍廩人殺無知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將

兵遮桓公於莒道親射中帶鉤是其心直欲輔糾得國以
成功名非專爲避亂計也但不幸糾敗而桓適有天幸不
卽死耳假而所事有成反國而立則匡合之功當不在桓
而子糾不且居然爲魯之桓公唐之太宗宋之理宗明之
成祖矣乎故管仲感鮑子之知嘗曰公子糾敗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鮑子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
名不顯於天下也蓋仲自道其本心如此亦與論語畧死
贊功之意相符而謂爾時奔魯止爲避亂而不計後日功
名更非謂其皆屬先君之裔而可任其轉移也竊恐非其
事實亦非其本心矣至謂設糾兄桓弟仲不死而相之卽

東山草堂文集卷六

十一

功蓋天下聖人亦必憤而不稱正與程子後雖有功何足
贖哉之語爲近竊謂古之君子不遷怒不念舊惡亦不以
人廢言雖英雄有識量者猶不肯記人之過忘人之功而
何況聖人然朱子集註已以功罪不相掩救正程子之說
而又於或問中亟申辨之無俟僕贅或問云程子又謂若
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
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聖人
之干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旣不
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僕嘗遍覽
四書或問及各經傳註語類朱子披駁程子之說不啻數

千百條一則以記錄之有誤一則以文義之不安一則以
意見之偶蔽而皆必折而衷之不少假借此朱子之所以

善學程子而諸儒於子路之死亦不能不爲之掩卷而三嘆也歟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而獨不能不責備於賢者誠以聖人無溢惡亦無溢美惡而知美好而知惡責備前賢乃所以善述前賢而深愛後賢於無窮耳嗟乎寃哉前賢之誤後賢與後賢之受屈於前賢也亦已甚矣賢如王珪魏徵考其出處本末實爲有唐一代殊絕人物百卒以程子論管仲之一言株連及之遂蒙千載事仇之大惡會未有一人推孔子褒貶予奪之意而雪其寃者不知春秋嚴以律齊桓之爲君非欲絕其繼世之統也以全兄弟之常也卽使子糾爲逆弟亦不忍遽取而殺之也論語寬以與管仲之爲臣非教人反覆不忠也以權君臣之變也卽使管仲爲叛臣猶得以一姓之主徙義而返之正而桓公亦不妨釋而用之也王珪魏徵之於建成太宗何以異於是是又安得置孔子之旨於不問而反輕徇程子之誤竟以兩書褒貶予奪並行不悖之道比其書法而同之乎甚矣哉前賢之銅人者深也他若所謂大倫已乖公論不與未有根本已撥而可以服人者最爲正論蓋孝弟者爲仁之本亦藏恕之教誠千古不易之王道也然僕嘗怪唐太宗明成祖之徒皆已絕其仁恕之根而猶能創國開基治其天下與漢宋比者何道之遵以至於此及觀桓

公用管仲而言聽計從卒成匡合之功孔子仁之然後知堯舜之道雖以孝弟爲本而究其所以爲仁者尤在乎急先務急親賢之間也後世若王荆公張魏公者非不以節行爲當代所推尊而皆以識闇不能用人量狹不能聽言致誤南北宋之天下豈非德與才不偏廢功與過不相掩一心之無私猶不足恃而必求其事之當理故耶又况桓公管仲其才智絕人正與太宗成祖相伯仲而假仁假義以取威定霸實爲過之復何必責以純王之道而後能尊周室定世子哉此孔孟所以小其器卑其人而仍稱其霸功也並未嘗以其根本之已撥而遂謂不足以大有爲於天下也程子春秋傳序云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代之治朱子亦言管仲之德不勝其才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蓋皆有以窺其微矣由前書傳所記糾兄桓弟之說是固以誤而証誤者也由後程子所論桓兄糾弟之說是亦以疑而傳疑者也今先生方將據經守禮執大倫定大案以堅後賢之信而祛其疑而終不免以誤而証誤以疑而傳疑至於如此僕不知後賢將何所取信而此案復何時而可決耶雖然僕過矣僕過矣其獲罪於前賢也抑轉甚矣惟先生其終惠盡言以教我毋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也

